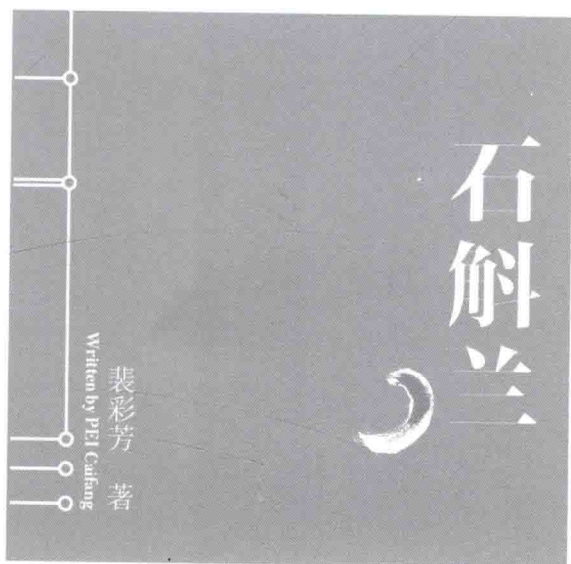


文丛 山西新锐诗丛
JIN SERIES SHANXI XINRUE SHICONG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石斛兰

裴彩芳 著

Written by PEI Caifang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石斛兰 / 裴彩芳著.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 11
(山西新锐诗丛 / 潞潞, 刘宝华主编)
ISBN 978-7-5378-4226-6

I. ①晋… II. ①闫…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4085 号

书 名	石斛兰
著 者	裴彩芳
责任编辑	陈学清
装帧设计	武 敏 杨 骅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太原市元宏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1230×880 1 / 32
总 字 数	1108 千字
总 印 张	38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226-6
总 定 价	198.00 元 (全 6 册)

石斛兰

裴彩芳 著

Written by PEI Caifang

作者简介

Author brief introduction

裴彩芳

女，中共党员，乡宁县检察院任职。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诗歌专业委员会专职委员、临汾市诗歌分会主任。曾获黄河优秀诗歌奖、临汾市“五个一”工程奖、《平阳文艺》优秀诗歌奖。著有诗集《午夜的探戈》《益母草》《散·十四行》《钓月的人》等多部。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今（总序）

今者，是时也，当下也。

即现在，即当前。

写作者以最敏感的神经永恒地面对今。

或许可以说，写作者是掉在时空大网里的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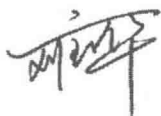
不停地游动，探寻着虚空的实际，追寻着永恒与瞬间的美丽。

活在今，爱在今。

面对永恒的事物，我们越来越感到自身的渺小。

只有把握住现在，把握住当今，我们才能感觉到真实的存在，才能祈念未来的时光。

在这个意义上，今就是我们坚守的本真。



难得是诗心（序一）

潞潞

裴彩芳是我认识多年的一位诗友。最初给我的印象非常文静，白皙的面庞，近视镜后一双眼睛总在询问什么。熟悉之后，知道她来自晋南黄河边的乡宁，是一位公务员，但她写诗、爱诗、爱得纯真，爱得痴迷。她有艺术气质，最近她在学习绘画，且得到行家首肯，诗画同源，我相信她有天赋。

中国人历来重视诗教，裴彩芳家乡处于河东之地，是华夏文明发祥的摇篮，《诗经》中的《魏风》多采集于此。那里传统文化深厚，耕读传家，名人辈出，距乡宁不远闻喜县的裴姓，历史上出过五十九位宰相，不知

与裴彩芳这一支有瓜葛没有？裴彩芳诗集中的长诗披露出些许身世，她是一个苦孩子，和中国大多数家庭一样，过的是艰辛而困苦的日子。尽管如此，文化的种子，诗的种子依然“野火烧不尽”，总是在一些人心中暗暗生根发芽。当她还在田野里蹦蹦跳跳剥野菜时，谁想到这个孩子日后会成为诗人，这是一种怎样的文化现象呢？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多灾多难，文化屡经劫灭，但总能大难不死，生生不息。几千年前，黄河边上有一个老头，手拍黄土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与我哉”，这个不以为自己是诗人的人，无意中唱出了自然之子的心声，他是我们生活的导师，当然也是一切后世诗人的导师，文化的种子，诗歌的种子正牢牢地攥在他的手心。

沧海桑田，世事巨变；农耕时代，田园牧歌，倏忽间已成为模糊的背影。然而，诗歌的基本元素没有变，《诗经》中朗朗上口的节奏没有变，人性中的爱与恨没有变，四言可以变成五言七言，格律音韵可以变成散文，变来变去的只是形式，真正的内核不会变，如果变了，就没诗了。读裴彩芳的诗，让我感到欣喜的，正是她的诗里有一个内核，爱的内核，心的内核，不管大诗小诗，从不无病呻吟，她总在用心诉说什么、发现什么。

诗集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足迹》，似乎是“行万里路”的“游记”，其实不然，这部分涉及“天、地、人”，问天、问地——“灵魂的力量在冥冥前生和来世”（《红岩绝壁》），更问人——“那眼井，那白雾般的升腾 / 有我熟识的眼睛和死灰般 / 等待敲醒梦钟的人”（《王家岭组诗》）。诗人不是一个漂浮的旅者，也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旁观者，“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

群，可以怨”，为什么写诗呢？孔子早就做了回答。中国诗歌的根是接地气的，它的审美功能从来依附于实际功能，这让一些追求“纯粹”的诗人颇不服气，但是完全的“纯诗”实际上从未有过。现代诗在中国已有百年历史，喧嚣与骚动一直没有平息，各种理论和创作实践五花八门，只是，我们从这本诗集中读到是沉静和平缓，是坚定和专注，是语言的诗与思。

裴彩芳给诗集第二部分命名为：诗心，这是解读诗集的钥匙。

第三部分是一首长诗，是献给父辈的一首悼亡诗，读来痛心。

裴彩芳是我省近年来出现的一位优秀女诗人，在诗坛上收获颇丰，得到诗友们一致好评。她的又一本诗集付梓问世，衷心表示祝贺！

是为序。

2014年9月

隽永的诗心（序二）

王国伟

对于诗人裴彩芳，我曾经有一句评价性的话——“乐府中的精灵，词章里的昭仪。”

那是 2011 年 1 月在太原天街小雨人文茶馆举行的“黄河诗歌奖颁奖仪式暨闫海育诗歌作品朗诵会”上授奖词中的一句。这个拖延了一年才召开的活动，颁发的是 2009 年度的黄河诗歌奖，裴彩芳正是其中的获奖者之一。颁奖虽然延迟了近一年，但有个好处是，对获奖诗人的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更增进了一层。因而，诗人唐晋认为我给裴彩芳的这个评语比较准确地勾勒出了作为诗人的裴彩芳的形象与特色。

认识裴彩芳，则在更早些的2008年。那年3月，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记载。这便是由唐晋、吴笑冬、赵泽亭、麻小燕等10位山西诗人结队赴扬州参加由扬州诗人吴开龙发起的“首届扬州诗歌节”。这是继2007年11月“中国诗歌太原论坛”之后，山西诗人一次出访规模比较大的诗歌交流活动，对于已经进入网络时代，但与外省诗歌界交流较少的山西诗歌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烟花三月下扬州。山西诗人的访问交流团队中，裴彩芳便是代表山西的女诗人之一。作为一名《黄河》的诗歌编辑，我由此开始认识并关注她的诗歌创作。

数年来，读过不少裴彩芳的诗作，对她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山西有很多优秀的诗人，优秀的女诗人也有很多。在我看来，裴彩芳无论从作品数量和水平上看，都堪为山西一流的女诗人，即使放在整个诗人队伍里，也是出类拔萃的。特别是近几年来，可以说是裴彩芳诗歌创作的成熟期、高潮期。至今，她已经相继创作出版了《午夜的探戈》《益母草》《散·十四行》等数部诗集，是近年来产量、质量都很突出的山西诗人之一。临汾市作协主席张行健在总结性地评价临汾市文学创作的整体情况时曾说：“说到临汾的诗歌创作者，首先应谈到青年女诗人裴彩芳，这位生活在吕梁大山深处乡宁那片厚重文化浸润土地上的女子，居然百灵鸟一般在有人或无人的山川树林里歌唱了十多年。她的长篇叙事诗《益母草》写得凄婉动情，忧伤感人，她把叙事、抒情、达意三者之间融会得水乳一体，用‘裴式’表达，尽情而凄美，别致却淋漓。她的诗集《散·十四行》用古典的形式，表达现代的理念，反映出现代生存的哲学和丰富细

腻的女性的情感，诗中有人与自然融合的思考，以爱情和友情为主要基调，倾诉了爱的真诚和友情的珍贵，以及纯真而博大的女性的胸襟。”这段话可以说是对裴彩芳这些年来诗歌创作成绩的高度概括和中肯评价。在我看来，其中还透露出一个信息——也是我对她的感觉，那便是谦逊、内敛与低调。也正是这样的性格所致，她才能在一个诗歌或者说文学氛围并不浓厚的县城里，默默无闻地耕耘了十数年。这种孤独的坚守，必然源于她对诗歌发自肺腑的钟爱。这种爱可以穿越时空、突破地域，在更加自由而广阔的天地中翱翔，将内心如地火般的热情寄托于高天与云影之上。

纵观裴彩芳的诗歌创作历程和她的作品，一个“爱”字贯穿始终。这部即将出版的《石斛兰》更是如此。作为这部诗集中最重要的作品，她以这首诗的题目作为整部诗集的书名。《石斛兰》，这首洋洋千余行的长诗，是献给父亲的，与她先前写给母亲的长诗《益母草》珠联璧合，成为她长诗作品中交相辉映的姊妹篇。

石斛兰，一种兰科植物，因具有秉性刚强、祥和可亲的气质而被人们誉为父亲之花。与《益母草》一样，《石斛兰》也只是取其花语，在诗中甚至没有描述石斛兰作为花草的形象，而是直接以凄婉而又坚毅的笔调，表达了对父亲的追思和爱念，抒发了对父爱的赞颂与感恩之情。这是诗人自己的亲身遭际，是她对自身生命历程的追忆、反思与救赎，字字句句沁透着自身切痛的感悟，读来感人至深。

这首诗分为五个大的章节，每章以一个字引导，犹如画龙点睛。分别是：疗、洗、痕、忆、锁。五个章节再现了40多年的岁月中，父亲在她生命中留下的难以

磨灭的印记。

谁静静地 空间与岁月
 足够把痛苦放在明处
 把谎言说成真
 一个人想起另一个人
 一件事藏于另一件事

对生命的回味，让诗人站在一个平静的时光平台上，回望逝去的岁月，回忆逝去的亲人，平静中不可遏止地涌动起情感的波澜，生命的密码开始解“锁”，纷繁的过往一幕幕呈现，这是一个漫长的历程——是父亲拯救了我的生命，给我“疗”伤，是父亲陪我进行了新的生命“洗”礼，父亲给我留下了生命的印“痕”，父亲也留给了我无尽的追“忆”，当“我”再次回到家，回到父亲的生命中时，阴阳两隔的意象幻化成一把“锁”。

爸爸，这把生命的锁
 把我隔于尘中
 把你隔于尘外，我启用怎样的钥匙
 才能走近你

诗人的叙述从童年，乃至婴儿期开始，到世事沧桑之后的现在，从感性的想起，经过形象的描述与叙述，归于理性的思索。诗人在空间与岁月中不断地穿越与徘徊，情感的洪流汹涌澎湃。但作为诗歌创作，是不能任由这股洪流泛滥的。我们可以看到，裴彩芳在诗歌节奏的把控上，既恣肆汪洋，又善于疏导和节制，因而使这

首长诗显得张弛有度、结构紧凑，充分表现出裴彩芳对长诗的控制能力和诗歌创作技术上的成熟。然而技术、技巧对于诗歌来说，永远是建立在诗歌内在的情感与意蕴之外的东西，我们在读诗人的作品时，最终读到的还是她隽永的诗心。

如果说只能用两个字来评价裴彩芳的诗歌作品的话，我想比较贴切的应该是“隽永”。就是说她的诗歌总是注满了深沉幽远的情感，语言清秀朴素，委婉细腻，有一种古典的意蕴，给人以哀而不伤，沉而不滞，天然淳朴而又意味深长的审美效果。人说，诗如其人。裴彩芳的诗歌正是这样，每一首诗都发自她心灵与性情中的真善美，是她对生命、对生活的独特感悟。诚笃的诗心，展现出诗意的隽永，无雕琢之气而有浑然天成之象。“星期天系列”和《枫叶红了》等作品便是这种诗风的代表之作。

对于爱

你的到来是加

离开是减

对于生命

你的到来是减

离开是加

.....

这个早晨

多少双不曾开启的眼睛

被世界放弃

——《星期天的早晨》

这是她心灵的独特感受与发现，她在静静的时光里，默默地注视，深深地思索，悲天悯人的情怀中，无可奈何的丝丝落寞。这种落寞是因了身处浩瀚无边的时间与空间里的无力与无助。在这里面，她是一个“被夜抱紧的女人”，只能感到“你是一条轨，我是一条轨”，许多的情感与事物，都擦肩而过。但是作为一个“隽永的诗人”，她的情感依然温婉。于是她写道：

我会在某处某个时间段
 一整片土地上像播种子一样
 撒下你的名字
 一旦你走过那片土地
 一旦我累了，就躺在你的名字上
 一边歇息，一边踩踩你
 亲爱，你告诉我
 你想不想，想不想
 坐在某处某个时间段
 像我想你一样想我

这样的诗句，让她在空明的诗境中，如一个风姿绰约的精灵，聆听着淳朴的乡村音乐翩跹飞舞。当雪花来了的时候，诗人的想象力也迸发出新奇的意象——她将雪看作是“天外送回地球的信笺 / 漫天地飞啊，满世界白了 / 我却没有收到你的音讯 / 那厚厚的覆盖了整个院落白色 / 没有一个字，也没有一点墨痕”。写雪的诗太多了，裴彩芳眼中的雪，在给我们带来些许新意的同时，让我们读到了她温婉隽永的情怀。这是一种本色的写作，朦胧而空灵、含蓄而隽永的意境使诗歌得以穿越

久远的时空，绽放出恒久弥新的艺术魅力，让人品酌寻味，百读不厌。

在这部诗集中，还有一部分是她的记行诗。知行合一，是做学问的方式，也是诗人创作必不可少路径。裴彩芳的纪行诗，没有停留在对景致的描述与记叙上，而是切入到景物之外的思索中。因而可以说，她的记行诗，是她对山川风物、历史人文的思索之旅。“奔流的小溪，似乎一直没有放弃 / 在暗谷里欢悦着，自北向南 / 不知它的泪已流去了多远”（《地门》）；“我在人稀处留下白龙潭的照片 / 生命在这段玉龙飞雪中 / 轻轻擦过”（《瀑布》）；“他们拥挤在变叶树的枝丫下留影 / 我站在灰瓦花瓠的紫青墙边 / 看流逝的光影 / 从一张张红彤彤的脸上闪过”（《玉莲洞》）这样的行走，对于大众来说，或许失去了轻松与惬意，然而对于诗人来说，这是必须的沉淀与思考。正如诗人金汝平所说：

“裴彩芳源于女性独有的情怀、独有的视野、独有的审美指向和表达惯性，把语言的触角，探伸到万物的细微之处，具体之处，是局部而非整体，激发了她绵绵不绝的诗意并随语言的韵律、节奏扩散开来，弥漫于阅读者的空间。”

面对喧嚣与繁华，诗人是沉静而孤独的。面对苦难与生命，诗人展现出了她悲天悯人的赤子情怀和她不人云亦云，勇于反思的肝胆。《王家岭》《玉树之恋》等组诗便是这样的作品。

.....

生命之外，骨肉千丝万缕

你凝成了一幕脱胎换骨的新野之绿

苦苦地等，任凭风吹日晒，雨淋寒袭
 依旧是苦苦地、涩涩地、冷冷地
 深深地
 在尘寰的狭缝
 发出嘶嘶的燃烧、客死、复活之音

——《王家岭组诗》

恰果苏巴，我没有想起谁
 能把一种苦写成诗语在放缓的河流里
 流动，高寒、岩缝中顽强的拼
 生生不息地降临，抑或灭绝
 我们还能怎样再摆出一些姿态
 说牵念、幸福，再想起密集、群类

只要活着，活着

无法逃避的存活率低，繁殖困难
 生长缓慢、畸形，严重者死
 这一切、一切
 不是雪莲花，恰果苏巴
 我怕想起了那些人

——《玉树之恋·雪莲花》

这样的诗句短促而激愤，充溢着诗人对生命急切的呼喊，对天灾人祸痛彻的反思。似乎有些语无伦次，但却是凌厉而又铿锵有力的倾诉。诗人心中试图解开的一直是人的问题，生命的问题，人如何在自然黑暗以及命运黑暗中获得生命的尊严。这正是裴彩芳温婉隽永诗风

之外的另一种风貌，刚强而又坚毅，展现出了诗人天性中至真、至善、至美的原野，超凡脱俗的诗歌的肝胆。

诗人李瑛曾说：“诗有真情才有分量和生命，从潜在的人的心灵到民族特性乃至更大范围的人类精神，写出那些溶于自己血液中的精壮的、滚烫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毫无意义的琐屑的东西。”我毫不掩饰对裴彩芳人与诗歌的喜爱，因为她正如李瑛所说的，她与她的诗歌都是真情的，有爱有分量的生命。

2014年10月